

袁行云 著

许瀚年谱

齐鲁书社

袁行云著

许瀚年谱

齐鲁书社

敘

秀水高君伯平與日照許君印林友善據所見印林手稿彙刻一帙以晏與許君至契卅年屬爲之敘晏受而讀之其論說文或體重文淡明浚長六書之指融會貫通不爲意必之說論小徐繫傳通釋自宋尤延之李仁父王伯厚所見已無完本其二十五卷全關今本或一一完具覈以鼎臣本及韻會仍係後人補綴此數語不刊之典先得我心傳不云乎多聞闕疑又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本之真不猶愈於完本之僞乎若印林者可謂實事求是矣至增識唐子西集強林父序宣和元年與唐先生同寓京師閣本謂宣和元年唐沒已九年安得同寓強序疑爲依托

《攀古小廬文補遺》（光緒元年刊本）

重萊攀古小廬文并補遺序

浚長六書之旨於段氏說文注外間有王君萊友說文
釋例說文句讀二書板存京師購未易得近日照許君
印林攀古小廬文一冊乃高明經伯平據手稿彙刻載
有與王萊友論說文諸篇無不旁推交通因異見同知
說文一書本有義例日照許君爲萊友發明之而釋例
句讀其義例同異讀許君此文已槩可想見商城楊大
令石卿篤嗜金石初應京兆試泊幕游哀浦得交日照
許君而山陽丁柘唐道州何子貞兩先生皆與大令有

《攀古小廬雜著》（光緒間海丰吳氏刊本）

攀古小廬雜著卷九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周伯其父簠



右簠銘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筠清館金石錄皆
著錄間有筆畫小異處或非一器而銘同余父下字阮作
釋爲薦文二字云薦字象形薦文者薦新於文孝也吳用吳

桂馥《說文解字義詁》原刊本

(封面为许瀚手书)

說文解字第一 義證第一

曲阜桂馥學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皆從一於悉

周易天一地二覆案本書二從偶一地之數然則一者天之數也繫辭傳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貞夫一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性以一起入剛天道故一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阮籍通老論道者法自然而為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王弼注老子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鬼谷子謂之道王弼注老子一者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鵠冠子環流篇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

說文解字義證

卷一

連筠義證書

說文解字

義證

道光卅年二月台工

咸豐二年五月訖工

日照復學許瀚校字

許瀚手稿：《攀古小廬書目》

攀古小廬書目

經部

易類

周易正義九卷

附音義一卷四十略例一卷二十

魏王弼注繫辭以下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

音義唐陸德明撰略例魏王弼撰並明萬曆十

四年刊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每節首頂

格以下低一格經下標註字：外用圓匡注文單

行而側列注下標疏字 外用方匡疏文雙行略

例音義行款同上每卷首葉第二行署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等奉勅重

較刊第三行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尊書堂金石錄校本

印林鈔子貞署

金石錄三十卷吾東虞氏惟兩堂刊本其重刊金石錄序行下有方州陸氏藏書印金石錄卷第一行下有瓠尊書堂印內朱筆校勘極精校何子貞於嘉興博古堂書肆得之陟而錄其校語如左

卷一第四十四漢章和石記章和二年校云通志金石略作三年

第六十漢費亭侯贈騰碑建和元年（傳）永初元年（傳）地素三年主校云縣碑以此為碑陰

第七十漢東海相桓君海廟碑永壽元年校云據魏碑當作泰平元年

第七十九漢郎中鄭君碑延熹元年二月校云二當作四

第八十七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八月校云八當作七

第九十九漢西嶽華山碑延熹六年七月校云謝氏本作四月

第一百漢老子銘延熹八年七月校於七旁書八字

第一百十三漢杅孝廉碑建寧二年六月校於六旁書十字

許瀚手抄《瓠尊書堂金石錄》校本
(何紹基署檢)

許瀚手校《據古錄》底本

宋商梁陳

後主六於補完

後魏西魏東魏

後商後周

第七十卷
余十五个

今年月

有應入唐書

據古錄第四冊初校本

身于廟

惟六年四月庚子王在勞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召伯虎告曰余告爾曰公
乃爾實用爾格爲伯父
父成亦我考爾伯父命
余以爾邑爾有司余
典勿敢對爾余既爾有司
曰爾命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爾賜生對揚朕
宗若其休用作朕利嗣召
公寶哉其萬年孫寶用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许瀚手校本

序例

许瀚是清代道咸间的朴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他的治学方法，秉承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的余绪，以训诂声韵求义理，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书目答问》附录《国朝（清）著述家姓名略》列许瀚为「小学家」，这是不错的。但清代号称小学家者无虑数十百人，能精通文字、声韵两门学问的并不多。北方学者除山东孔广森外，大都不精声韵。许瀚独能通晓古文字和古声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古代群籍，这正是他高出同侪的地方。《说文》大家王筠经常向他讨教，著名学者丁晏作诗称「六经钤键惟小学，吾友印林无与伦」〔一〕，可见许瀚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

(二) 许瀚属于旧时代的「金石学家」，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列有他的名字。自来所谓金石学家，虽「金石」并称，实际上是研究碑帖的居多，很多人不谙金文。许瀚是名副其实的金石学家。他对石刻研究还不甚广博，对金文研究的成绩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今仅从《攀古小庐杂著》和吴式芬《攷古录金文》所载「许印林说」中，可以汇集到的金文题跋考释，就有一百七八

十篇，对古器的真伪、名称、款识、称谓、文例、释词，都有深入的研究，运用的方法也比较先进。尽管有些考释还不够正确，但是已经超过了与他同时期的研究金文的许多学者，比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文》等书的研究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并开清季研究金文的殿军吴大澂和孙诒让的先河。

（三）许瀚在校勘书籍方面也很有成绩，所校均为常见习用的书本，既多且精。他的《别雅订》、《古今字诂疏证》等书，都是后人从批校本中摘录下来整理成书的，许瀚生前并没有刻意著述。虽然他的手校本很多已经亡佚，但是今天能够搜集到的仍有四五十种之多。这和他的其他著述，同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许瀚代他人所校之书也很多，如能一一考出，就更能看到他在校勘学方面的成就。

今天研究「山左许瀚之学」，可以看到，他虽然出于高邮王氏之门，而学的是王氏治学的严谨的态度与缜密的方法，并随着社会文化学术的发展，不断向新的领域开拓。

许瀚出身寒微，终能成为一位成绩斐然的学者，与他受良师益友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山东受到王引之、何凌汉等人的汲引，三十岁进京以后，有机会遍交当时的学者，看到公私收藏的大量图书文物。他依靠这些有利条件，勤奋治学，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独树一帜，卓然成家。龚自珍《己亥杂诗·别许印林孝廉瀚》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

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可见他在道光年间负有的声望。许瀚也有不幸的一面。他在科场上几次落第，一生为养家糊口，到处以校文、教书甚至卖字为活。生平只做过一任「训导」小官，社会地位比较低，咸丰年间病废家居，后来几乎与外界隔绝，虽然仍校书不辍，但已经湮没弗彰了。许瀚的著作也屡次遭到「厄运」。高均儒为他刻《攀古小庐文》仅一册，版成不久即燬于兵火。杨铎在许瀚亡故后重刻此书并《补遗》一册，今亦为稀世之珍。光绪间吴重熹刻《攀古小庐杂著》四册，是收许瀚文稿最多的一种，刻成后待补篆文，只刷印少量样本，版竟无存。其余手稿生前从未比理，死后又散佚甚多。许瀚积二十余年之力所校的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原板毁之甚早，为吴式芬校订《攘古录》，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位朴学家身后名亦不显，其学大部近于泯灭。通行易见的是《滂喜斋丛书》里的《别雅订》，《天壤阁丛书》里的《弟子职》，寥寥数种，甚不足以代表许瀚的学术成就与地位。

当然，认识到许瀚著述的学术价值的，仍不乏其人。陈介祺、吴大澂有过刊刻许瀚《金文考释》之议〔二〕；许门弟子丁艮善、吴重熹收藏并整理许瀚的很多稿本；王懿荣、丁惟祺亦有纂刻许书之约〔三〕。三十年代，日本影印过《攀古小庐文》原刊本。一九三一年，日照王献唐先生在山东更广事搜罗许瀚遗著，拟定出版许氏遗书的计划，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近年来我整理许瀚著述，拟先编撰《年谱》，详考许瀚的生平和著述。《年谱》是靠平日搜

罗到的许瀚著作的各种刊本、抄本、手稿以及各种著述中有关材料加以组织而写成的，对许瀚的生卒年代、主要经历、师友关系、及门弟子、个人与助人撰述几方面，都作了考证，并且订正了旧日许瀚传记和前人记载中的一些讹误。《年谱》初稿成于一九七八年，只是一个「简谱」，有些地方但注出处，未引原文。海城于省吾先生看到后对我指出，这些材料得之不易，可以适当多地多引录些，以省读者寻绎之劳。于老的意见是很好的，以后我又广为甄采，重新改写，并拟订编例数则：

（一）《年谱》以考证谱主生平及其著述为主，一般不引历史背景资料，即使有些资料与研究谱主有关，也尽量从简。

（二）《年谱》为保存资料，酌全录或摘录谱主佚文。至于谱主著述已经刊行者，无论刊本求之难觅，一般不录原文，只取足供证其事而止。虽属佚文，有的意义不大，不录。有的虽有学术价值而内容过于专门，亦不俱录。

（三）《年谱》考证谱主的亲朋师生，以与谱主直接有关系者为限。有些人的名字已不大为今日读者所熟悉，所以酌加介绍，但一般不作伸延。

（四）《年谱》引用书籍抄本或稿本，初见都注明书名、篇名、卷数、资料来源，以后只写书名或篇名。书名相同有两种本子（如《许印林手稿》）的，例外。由于引用稿本、传抄本和少

见的刊本较多，所有书名尽量不使用简称。

《年谱》外另编《著述知见录》和《攀古小庐文篇目辑存》，是对谱主的零散的著述的初步汇集，藉使读者了解许瀚著述的全貌和存佚情况。

现在《许瀚年谱》已经改写完毕，我应当感谢北京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协助下，我看到许瀚的许多稿本、抄本、批校本和其他各类藏书。《年谱》引用的资料，还有些是从前辈和朋友处借到的，他们肯将多年的珍藏见示，对我的工作是支持和勉励，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都写下他们的名字，以志不忘。我还应当感谢张政烺先生，他对我的初稿提过宝贵意见，以后又时加指教，并为本书署检。

本书不免有蒐集未备、组织不严、考据失当之处，敬乞读者教正。

袁行云 一九八一年七月

- 〔一〕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丁晏《颐志斋诗集》卷四《题说文统系图用涤生爵相题唐本说文木部韵》。
- 〔二〕 《簠斋尺牍》第三册光绪丁丑（三年）陈介祺致吴大澂书：「日照许印林《金文考释》，亦当刻。」
- 〔三〕 王献唐《古今字诂疏证叙》：「吾乡丁亦康先生旧与福山王廉生有篆刻许书之约。」

目 录

序例		一
许瀚年谱		一
许瀚著述知见录		三一
攀古小庐文篇目辑存		三四
附录：杨铎《许印林先生传》		三八
《日照县志》：《许瀚传》		三八
《清史列传》：《许瀚传》		三八
《清儒学案》：《许先生瀚》		三八

许瀚年谱

许瀚，字印林，一字元翰，室名「攀古小庐」。清山东省沂州府日照县人。

许瀚传记今有三种：（一）杨铎《许印林先生传》，同治十二年撰，载光绪元年《重刊攀古小庐文并补遗》卷首，后收入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九。（二）见光绪十一年续修《日照县志》卷八《人物志》，后收入《山东通志》卷一百七十三。（三）见一九二八年中华书局排印本《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桂馥附，《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传同，而较简略。另《清儒学案》卷九十二《桂馥案》附亦有小传，系据史传等书荟蕞而成。各种传记以杨铎《许印林先生传》稍详，但内容有误。如许瀚晚年曾任滕县训导，杨传误为峰县教谕之类，后《清史稿》诸书皆因之。各传疏漏亦多，如许瀚除任山东济宁渔山书院山长外，曾任沂州琅琊书院山长，又先后在何凌汉、陈用光、吴文镒、潘锡恩、吴式芬等人出任学政期间，随署校文有年，各传俱无。

「元翰」，许瀚早年以此为字。